

贾平凹 著

前夕與後記



海豚出版社

贾平凹

前言与后记

海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前言与后记 / 贾平凹著.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110-1356-9

I. ①前… II. ①贾… III. ①序跋-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04270号

总发行人: 俞晓群

策 划: 林建法

责任编辑: 李忠孝 王 玮 郝付云

美术编辑: 吴光前

责任印制: 于浩杰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32 开 (680毫米×950毫米)

印 张: 7.25

字 数: 88 千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1356-9

定 价: 35.00 元

前言與後記

賈平凹

目 录

1	致林建法的信
6	《带灯》后记
26	《古炉》后记
43	《高兴》后记一 ——我和高兴
82	《高兴》后记二 ——六棵树
99	《秦腔》后记
117	《病相报告》后记
129	《怀念狼》后记
135	《高老庄》后记
145	《土门》后记
152	《白夜》后记
162	《废都》后记

178	《浮躁》序言之一
181	《浮躁》序言之二
185	自传 ——在乡间的十九年
199	“卧虎”说 ——文外谈文之二
203	五十大话
208	四十岁说
214	关于写作 ——致友人信五则

致林建法的信

《带灯》在二〇一三年元月出版后，我始料不及的是社会反响能那么强烈。近日读过了许多业内的和行外的读者评说，可以说写作三年来的惊恐得到抚慰，被理解的感觉如镜中开花。有一个读书人，是外地的，他来西安办事，想方设法寻到了我，和我一个下午都在说《带灯》，他说故宫里有个匾额写着“诸神充满”，而《带灯》里则有着种种意象，他喜欢着这些意象。于是，他逐一点击那些彰显的和弥漫的，隐喻的和暗示的，于文字之间或者文字之后，我要说的、我想说的、我欲说还休又欲罢不能的话。小时候我在乡下，傍晚常在田埂遇见狗，狗夹着尾巴跑起来，但那并不是狗，一经喊出：

狼！狼就立即拖长尾巴逃了。我就觉得我是那尴尬的狼。那天，我和他谈得最多的还是文化背景的问题，这也是我服气他，而与他待了一下午的原因。我觉得文化背景的问题很重要，所以就想将自己的一些认识再说给你，得以交流和求正。

古人讲，仰观象于玄表，俯察式于群形。这是我们活人的总的法则。《带灯》里的带灯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一级政府工作人员，这一级政府工作职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社会维稳。这两项工作使带灯深受难场，她每天面对的是泼烦、焦虑、痛苦、无奈和辛劳，地位的低下，收入的微薄，又得承受上责下骂，如风箱里的老鼠。她在这样的环境里完全凭着精神的作用在支撑，支撑的或许是信仰，是向往，是爱情，是虚幻，甚至只是一种倾诉和宣泄。这就有了她一次一次给元天亮的手机短信。我对这样的带灯充满了敬意，又哀叹着她命运里注定的悲惨。正如书中的带灯在

说：她是佛桌前的红烛，火焰向上，泪流向下。佛桌前的红烛是庄严的，带灯是地位低微，但她是国家干部，在为国家服务，是国家各项政策通往广大农民的河面上的桥板和列石。书中所写的种种事情，有着阴暗和残酷，但绝不是胡编乱造，它来自生活，是从藏污纳垢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一片杂草，或是从地面沙尘腾浮的雾霾。这就是写当下现实社会的艰难之处，画鬼容易画人不容易。它不能凭空想象，它不讨好。除了有一贯的勇敢，它并不是在作调查报告，它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要有文学味。

那么，为什么在写当下的现实社会又是选择了一个乡镇的日常事务工作，让带灯搅入其中处理那么多的棘手和难堪的事？我想要说的是，围绕在带灯身边的故事，在选择时最让我用力的是如何寻到这些故事的特点，即中国文化特有背景下的世情、国情、民情。我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时期，在社会大特型时期，社会矛盾前所未有的出

现，人性的恶与善也集中爆发，也有了激烈的左派和右派的争论。在《带灯》中，可能左派能寻到攻击右派的依据，右派也能寻到依据攻击左派。我强调的是，中国基层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人的各种行为，它是带着强烈的中国文化特点的。人类都在寻求新的发展，每个国家都在改善，寻找适应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中国的情况既不同于中东、非洲，也不同于东南亚和欧洲、拉丁美洲。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和处事的思维决定了中国在社会大转型期的所有矛盾特点。顺着这个思路 and 角度去参考当下的中国，或许有许许多多的解法，或许一时仍是无解，但关注他，思索他，这是最重要的，任何极端的以西方思维和以专政思维去理解和处理都是难以适应的。正是寻找着中国文化特点下的背景和环境，带灯所在的樱镇才发生着种种矛盾纠纷，她也在其中纠结着，挣扎着，撕裂着。可以说，我们的国家面临着深入改革的大的机遇，也面临了很大的困境，而如何面对着

这种困境和如何走出困境，这一切，都是为人类发展提供着一份中国的经验。

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做人要大境界，为文也要大境界。以文观察世间，有敢担当，让别人眼里看着有些荒唐，于自己却是严肃，真实地呈现社会，真诚地投入情感，认真地对待文字。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带灯》后记

进入六十岁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别人说今年得给你过个大寿了；很丢人的，怎么就到六十了呢？生日那天，家人和朋友们已经在饭店订了宴席，就是不去，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喘息。其实逃避时间正是衰老的表现，我都觉得可笑了。于是，在母亲的遗像前叩头，感念着母亲给我的生命，说我并不是害怕衰老，只是不耐烦宴席上长久吃喝和顺嘴而出的祝词，况且我现在还茁壮，六十年里并没有做成一两件事情，还是留着八十九十时再庆贺吧。我又在佛前焚香，佛总是在转化我，把一只蛹变成了彩蝶，把一颗籽变出了大树，今年头发又掉了许多，露骨的牙也坏了两颗，那就快赐给我力量吧，我母亲在

晚年时常梦见捡了一篮子鸡蛋，我企望着让带灯活灵活现于纸上吧，补偿性地使我完成又一部作品。

整个夏天，我都在为带灯忙活。我是多么喜欢夏天啊，几十年来，我的每一部长篇作品几乎都是在冬天里酝酿，在夏天里完满。别人在脑子昏昏，脾气变坏，热得恨不得把皮剥下来凉快时，我乐见草木旺盛，蚊虫飞舞，意气纵横地在写作中欢悦。这一点，我很骄傲，自诩这不是冬虫夏草吗？冬天里眠得像一条虫，夏天里却是绿草，并开出一朵花了。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可能大部分作品都是要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时我披了牛皮。记得当年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在西安

考学，考过还没张榜时流浪街头，一老人介绍他去一个地方可以有饭吃，到了那个地方，却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要送他去延安当兵。在我父亲的观念里当兵不好，而且国民党整天宣传延安是共产党的集聚地，共产党是土匪，他就没有去。我埋怨父亲，你要去了，你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了，我也成高干子弟了。父亲还讲，他考上了学又毕业后，在西安教书，那时五袋洋面可以买一小院房的，他差不多要买了，西安开始解放，城里响了枪声，他就跑回了老家丹凤。我当然又埋怨：唉，你要不跑，我不就是城里人了吗？又何苦让我挣扎了十九年后才做了城里人！当我在农村时，我的境遇糟透了，父亲有了历史问题，母亲害病，我又没力气，报名参军当兵呀，体检的人拿着玻璃棍儿把我身子所有部位都戳着看了，结果没有当成；第二年又招地质工人，去报了名，当天晚上村支书就在报名册上把我的名字划掉了；隔了一年又招养路工，就是拿着锨到公

路边的水渠里铲沙土垫路面的坑坑洼洼，人家还是不要我；后来想当民办教师也没选上。再后一个民办女教师要生孩子呀，需要个代理的，那次希望最大，我已经去修理了一支钢笔，却仍是让邻村的另一人调了包。那段日子，几次大正午的在犁过的稻田里犯蒙，不辨了方向，转来转去寻不到田埂，村里人都说那是鬼迷糊了，让我顶着簸箕，拿柳木条子打着驱鬼。十几年后提起这些往事，有长者说：这一切都在为你当作家写农村创造条件呀，如赶羊，所有的岔道都堵了，就让羊顺着一条道儿往沟脑去么！我想也是。

在陕西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我作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

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已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的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几十年的习惯了，只要没有重要的会，家事又走得开，我就会邀二三朋友去农村跑动，说不清的一种牵挂，是那里的人，还是那里的山水？在那里不需要穿正装，用不着应酬，路瘦得在一根绳索上，我愿意到哪儿脚就到哪儿，饭时了随便去个农户恳求给做一顿饭，天黑了见着旅馆就敲门。一年一年地去，农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男的女的，聪明的和蠢笨的，差不多都要进城去，他们很少有在城里真正讨上好日子，但只要还混得每日能吃两碗面条，他们就在城里漂呀，死也要做那里的鬼。而农村的四季，转换亦不那么冷暖分明了，牲口消失，农具减少，房舍破败，邻里陌生，一切颜色都褪

了，山是残山水是剩水，只有狗的叫声如雷。我们是要往农村里跑，真的如蝴蝶是花的鬼魂总去土丘的草丛。就在前年，我去陕西南部，走了七八个县城和十几个村镇，又去关中平原北部一带，再是去了一趟甘肃的定西。收获总是大的，当然这并不是指创作而言，如果纯粹为了创作而跑动那就显得小气而不自在，春天的到来哪里仅仅见麦苗拔节，地气涌动，万物复苏，土里有各种各样颜色呈现了草木花卉和庄稼。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智慧了，